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研究综述

冉嘉怡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梳理分析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前, 国内学界聚焦于其形成背景、基本内容、实践路径及重要意义等四个维度, 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其形成依据、重要理念、世界意义等方面。深化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 一要拓宽和加强对其理论基础的学理支撑与研究深度, 二要深化高质量对策研究, 三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国际话语体系研究。

关键词: 习近平; 文明交流互鉴; 研究现状; 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2014年,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阐述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张和看法, 提出: “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 首次向世界全面深刻地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 习近平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实写照。笔者通过梳理国内外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相关文献, 厘清研究概貌、把握研究重点、评析学术观点, 以深化理论认知并展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研究热度有两个较为显著的上升节点: 2019年正值习近平2014年《文明宣言》五周年, 学界对其研究明显增多; 2023年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 其研究成果呈猛增趋势。通过整理文献资料, 国内学界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从形成背景、基本内容、实践路径及重要意义等四个维度展开。

(一) 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形成背景的研究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念的产生与形成都是社会条件、现实境遇和历史发展的需求与反映。学界主要通过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三个维度考察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形成背景。第一,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李昊灿、李妍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2]曹绿指出, 世界正走向全球一体化时代, 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等生成的人类新轴心时代已然在全球文明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必然再次兴起新的轴心文明, 因此, 文明之间理应交流互鉴、合作共赢, 一同应对全球文明的各种挑战。^[3]第二,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陈鹏强调,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支撑, 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 睦邻友好、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等。^[4]李昊灿、李妍则认为,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其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的思想是其理论根基。^[5]第三,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现实依据。陈明琨、解科珍认为,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正是在充分审视和把握人类文明的内涵和特征的情况下产生的, 文

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交融性等内涵与特征使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可能。^[6]

（二）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基本内容的研究

学界主要从时代内涵、基本理念、重要原则三个维度阐释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如，吴海江全面阐释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时代内涵，认为习近平围绕文明交流互鉴阐释了人类文明多元并行的认知图景，传递了亲、诚、惠、容的价值取向，明确了对本国本民族文明自觉自信的底线思维，指明了“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美好愿景，规制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案。^[7]董慧、胡瀚予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深入剖析指出，习近平深刻审视和考察当今世界文明交往，诠释了文明交流互鉴何以重要、文明交流互鉴是什么、文明为什么能够交流互鉴、文明如何交流互鉴的新时代命题。^[8]其次，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基本理念。曹绿强调，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性危机日趋严峻的今天，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观的基本理念——坚持平等相待是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坚持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坚持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9]再次，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重要原则。戴圣鹏指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遵循一定原则是文明交流互鉴得以有序而友好进行的前提与动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开放原则、包容原则、平等原则、创新原则，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则。^[10]吕晓斌认为，人类的各种文明在交往中应秉持平等的价值前提，但是这种平等的价值原则不是西方所主张的平等价值观念。^[11]

（三）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实践路径的研究

学界主要聚焦文明交流互鉴现有的实践，作出评价及提出完善路径。惠春琳重点述评了“一带一路”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指出，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合作倡议以来，“一带一路”项目成为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推动沿线国家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正推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2]还有一些学者从宏观上提出了完善路径。吕晓斌认为，文明交流互鉴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研究，还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要坚定文化自信，尊重他国文明，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交流，发挥民间往来的优势，推进文明交流互鉴。^[13]仰义方、武亿强调，面对“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应积极践行多边主义、搭建文明交流平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注重文明传承发展，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打破阻碍文明友好往来的壁垒隔阂，彰显人类文明的包容属性，努力构建人类文明和谐共存、交相辉映的生动局面，让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4]雷江梅、王武喆提出，中国道路通过发展生产力筑牢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基础，通过阐释共同价值增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共识，通过捍卫主权与发展自主性维护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地位，不断推进包容并济的新型文明的探索。^[15]

（四）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重要意义的研究

学界从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超越西方文明观两种维度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重要意义进行探究。第一，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吴志成、李佳轩认为，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文化应

答, 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文化指引, 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也为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要贡献。^[16] 韩升认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多样性文明的和谐共生摹画了光明前景, 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和全人类和谐交往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蕴涵着一种基于关系理性的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17] 第二, 超越了西方文明观。陈鹏认为,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能够消除文明冲突论的阴影与祛魅, 消解文明交往中的傲慢与偏见; 破除异质文明交往中的束缚与壁垒, 擘画人类文明交往秩序与范式; 推动不同文明实现共存与交流, 为摆脱全球治理困境提供重要借鉴。^[18] 从文明观的本质差异来看, 陈明琨、解科珍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习近平的“文明观”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文明观, 它既不认同文明有中心和边缘之分, 也不认为文明发展模式是单调统一的, 批判和超越了“文明中心论”和“制度模式单一论”, 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文明交往观。^[19] 深入到文明交往的核心逻辑层面, 郭国祥、涂业婷补充道, 文明交流互鉴在交往理念、交往主体、交往立场、交往方式四个方面克服了资本统摄下文明交往逻辑的根本局限, 推动了人类文明交往范式从零和博弈向共生共荣、从主客二分向主体间性、从特殊利益向共同利益、从文明霸凌向和平共处的历史性转换。

[20]

二、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大多将“文明交流互鉴”表述为“文明对话”“文明主义思想”等, 研究内容集中在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重要理念、世界意义等方面。

(一) 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形成依据的研究

国外学者分析了文明对话对于应对全球挑战的必要性, 还提出具有连续性与包容性特质的中华文明本身就内涵了文明对话的理念。具体来看,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就明确指出, 中国对和谐、和平、安全世界的愿景是正确的, 当前面临的是执行问题, 而全世界人民内部的沟通尤其是文明对话, 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21] 与之呼应, 印度学者巴特(S.R.Bhatt)强调, 当前, 人类面临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危机。人类的生存来到了十字路口, 这是一个团结与和谐可以取得胜利、科学奇迹可以减轻人类痛苦和确保生活质量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个时期, 恐怖和暴力力量以及低级人性冲动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势汹汹, 理性的人类思维面临着如何应对当前局面的困难境地。因此当务之急是探索人文资源的更深更高层面, 从而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文明向前发展。当今时代需要的是文化对话, 相互理解, 和谐与和睦。^[2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思·贝内特(Keith Bennett)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华文明本身, 具体阐释了其为何能为文明对话提供支撑。他指出, 中国人口占全球20%以上, 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对人类具有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它们也是地球上最古老、不间断的文化和文明, 为全人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们还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和中亚国家。中国文明和文化还具有深刻的包容性, 毫不犹豫地吸收、继承和融合、应用和发展外部的先进思想。^[23]

(二) 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重要理念的研究

国外学者通过将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与西方流行的文明观进行比较研究。

如，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思·贝内特（Keith Bennett）认为，习近平倡导各国在欣赏不同文明的价值观时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应将自己的价值观或模式强加于人，也不应煽动意识形态对抗，这与过去 500 多年各种殖民主义和现在的新殖民主义大国所实行的概念和方法截然不同。但是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绝大多数人类以及伟大古老和历史悠久的文明的继承者的感情和利益，也符合每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客观利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24] 伊朗伊斯兰联盟党总书记阿萨多拉·巴达姆奇安（Asadollah Badamchian）认为，西方将自己伪装成所有文明中最文明的国家，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试图推动整个世界成为西方、欧洲和美国式的国家；习近平则呼吁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与合作，这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人类文明应该团结起来，使其多样性能够带来更大的增长和更好的转型。他还指出，应该邀请世界各国人民将他们的文明和文化放在全球文明篮子里，在目前的国际关系和交流框架内，共同走向建立在所有人类文明之上的文明。^[25]

（三）对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世界意义的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对重构国际秩序、促进和平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研究教席阿米塔夫·阿查里亚（Amitav Acharya）认为，在今天的文明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学习的混合和融合方面。随着世界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型，我们应该挑战传统主义观点，欣赏他们所在领域的多重全球遗产，以及未来的多元、分散或多文明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世界秩序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或文明所主宰。然而，它将以大量的思想、商品和其他经济流动为特色。^[26]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维塔利·瑙姆金（Vitaly Naumkin）认为，西方总以全球领导者的姿态实行排他主义、普世主义，鼓吹文明主义是专制主义、侵犯少数民族权利、陈旧的政治实践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代名词，试图将新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强加于他国；而文明国家的文明主义思想则正是为了抵御这种强权产生的，是对普世主义和任何将外来价值体系强加于他们的企图的否定。文明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以负责任的态度治理社会和解决全球问题，文明主义主张文明和平共存，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关系。^[27]

三、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研究展望

国内学界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形成背景、基本内容、实践路径和重要意义等四个理论层次的研究，丰富了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逻辑体系，但研究内容、研究深度、研究广度、研究方法等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国外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重要理念与世界意义的研究，丰富了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加深关于文明难题的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但在意识形态偏见、了解程度、参与程度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少部分人对中国的认知与真实中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反差，如，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罗兰·纳德格（Rolland Nadège）认为，中国呼吁建立非西方价值体系，导致了对全球体系去西方化的呼吁，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的例外主义观点，将中国定位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28] 向国际社会讲好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势在必行。

自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也呈猛增趋势,但仍有阐释向度重叠部分多、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今后学界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一是拓宽和加强对其理论基础的学理支撑与研究深度,当前学界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手研究其理论基础,其他理论作支撑的不多,文本性研究也较为缺乏,因此,学理范围亟待扩宽,理论深度亟需加强;二是深化高质量对策研究,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优化路径应更具针对性和可实施性,以提高文明交流互鉴的实际效力;三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国际话语体系研究,当前国际社会仍对中国及中国的主张存在认知偏差,当务之急是扩大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话语权,向国际社会展现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版,第228页。
- [2] 李昊灿,李妍:《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的出场语境、理论内涵与时代意蕴》,《领导科学》2024年第3期,第18-23页。
- [3] 曹绿:《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论析》,《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5-12页。
- [4] 陈鹏:《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逻辑理路与世界意义》,《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第18-23页。
- [5] 李昊灿,李妍:《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的出场语境、理论内涵与时代意蕴》,《领导科学》2024年第3期,第18-23页。
- [6] 陈明琨,解科珍:《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论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第5-63页。
- [7] 吴海江,徐伟轩:《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第7-13页。
- [8] 董慧,胡澜予:《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1期,第50-58页。
- [9] 曹绿:《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论析》,《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5-12页。
- [10] 戴圣鹏:《论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与原则》,《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5期,第11-16页。
- [11] 吕晓斌:《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意蕴、原则遵循和实践路径》,《河南社会科学》第2023年第1期,第44-51页。
- [12] 惠春琳:《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97-107页。
- [13] 吕晓斌:《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意蕴、原则遵循和实践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44-51页。
- [14] 仰义方,武亿:《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及实践路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年第3期,第8-15页。
- [15] 雷江梅,王武喆:《文明交流互鉴:中国道路化解文明冲突的新智慧》,《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7-24页。

- [16] 吴志成, 李佳轩:《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析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4-25、156页。
- [17] 韩升:《文明交流互鉴:基于存在论诠释学的致思路向》,《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77-184页。
- [18] 陈鹏:《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逻辑理路与世界意义》,《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第18-23页。
- [19] 陈明琨, 解科珍:《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论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第5-63页。
- [20] 郭国祥, 涂业婷:《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明交往新范式的当代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2期,第27-34页。
- [21] “Exchanges seen as key for civilizations,” <https://asianews.network/exchanges-seen-as-key-for-civilizations/>, 2024年6月14日。
- [22] 《印度学者巴特:为什么说“文明的冲突”是不明智的?》,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2/02-10/9673135.shtml>, 2024年6月14日。
- [23] 《对话英国学者贝内特:“文明冲突”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主义观念》,北京日报, <https://bj.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Share/64a3d955e4b042ca9e8e9e6c/AP65815899e4b0a9019c77d2d9.html>, 2024年6月14日。
- [24] Keith Bennett,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http://www.chinatoday.com.cn/ctenglish/2018/commentaries/202307/t20230717_800336955.html, 2024年6月14日。
- [25] “Interview: China's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ims to foster diversity-based unity, says Iran's party leader,” http://en.chinadiplomacy.org.cn/gci/2024-03/26/content_117084924.shtml, 2024年6月14日。
- [26] Amitav Acharya, “Before the Nation-State: Civilizations, World Orders,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6, No.3, 2023, pp.263-288.
- [27] Vitaly Naumkin, “Non-West model: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a civilization state,” *Social Sciences*, Vol.52, No.1, 2021, pp.50-64.
- [28] Rolland Nadege, China'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20, p24.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Xi Jinping's View Points of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Ran Jiayi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t play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Xi Jinping's View Points of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Currently, domestic scholars focus on its background, basic content, practical path and significance, while foreign scholars mainly focus on its foundation, important concept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Xi Jinping's View Points of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broaden and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esearch depth of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deepen the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countermeasures,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Keywords: Xi Jinping's View Points of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Outlook

作者简介: 冉嘉怡，女，2001年4月，汉族，湖南常德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